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风文明建设

王佳星, 龙文军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在乡村建设中越来越重要。文化是乡风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化治理是实现乡风文明的手段,对社会内在结构和发展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文化治理的视角,对乡风文明和文化治理的研究进展、逻辑关系、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途径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乡风文明是对乡村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的总体要求,需要通过文化的教化作用浸润人心,由内而外转变行为,从根本上而言,这是乡村的文化治理问题。文化治理是指多元主体协同通过文化建设作用于公共事务,为民众提供多项服务,增强民众的文化获得感,同时利用既有的文化传统引导民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进而达到善治的目的。乡风文明是文化治理的目标和结果,提升文化治理能力是实现乡风文明的重要路径,乡风文明建设中蕴含着文化治理的内涵,乡风文明建设的机理也体现着文化治理的逻辑。目前乡风文明建设存在着文化治理重投入轻管理、乡村文化管理难成合力、村民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内生动力不足、缺乏完善的评估机制等问题,为此,文章提出明确乡风文明建设的牵头部门、构建基层协同治理机制、培育乡土文化人才、实行地方差异化建设、完善评估机制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乡村;文化治理;乡风文明;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9)06-0073-08

农业、农村、农民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我国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党中央持续下发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三农”发展的政策措施。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总要求,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乡风就其社会意义而言,是“由社会文化的差异而造成的特定乡村社区内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是特定乡村社区内人们的观念、爱好、礼节、风俗、习惯、传统和行为方式等的总和,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被人们仿效、传播并流行”^[1]。笔者认为,乡风文明是对乡村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的总体要求,乡风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通过文化的教化作用浸润人心,由内而外转变行为,从根本上而言,这是乡村的文化治理问题。

一、文献回顾

(一)关于文化治理内涵的研究

“文化治理”是出于国家视角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探讨,在学术渊源上有三:一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在葛兰西看来,统治阶级维持秩序时,除依靠暴力机构外,还会依靠宗教团体、学派和传媒等组织建立起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领导地位,即文化霸权,这是研究文化治理的理论基础。二是福柯的治理性概念。福柯认为,治理性牵涉到主体之间的关系,治理是指个体被他人驱使以及如何自我引导,治理并不是胁迫,而是治理者宰制的技艺和民众自我宰制技艺相互作用并达成均衡的过程。三是本尼特的“文化治理性”思想。本尼特将福柯的理论引入到文化研究中,将文化“视为一组独特知识、专门艺术、技术与机制——透过符号

【收稿日期】2019-1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贫困地区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产业扶贫协同路径研究”(17CSH012)。

【作者简介】王佳星(1991—),女,北京市房山区人,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治理、农村社会文化;龙文军(1971—),男,湖北省嘉鱼县人,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业保险、农村社会文化。

系统的技艺与权力技艺建立关系,以及透过自我技艺的机制——并作用在社会之上,或与之建立关系”。在本尼特看来,文化是可生产的,是通过道德化和进步化的力量作用于社会关系之上的治理机制。^[2]国内有一些学者开展了文化治理的研究。吴理财(2014)认为,文化治理具有政治、社会和经济三种功能,其实质是透过文化和以文化为场域达到治理的目的^[3],也就是说,文化治理是多元主体以合作共治的方式治理文化,并利用文化的功能来达到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重治理目标的过程^[4]。与以功能主义来界定文化治理概念不同,廖胜华(2015)认为文化治理不是简单发挥文化的社会功能,而是把作为社会资本的文化要素应用在社会横向协调网络中,这种应用既体现在对文化的治理中,又体现在基于文化的治理中,文化在前者作为治理对象,在后者作为治理手段,都具有特定的问题导向和政策指向^[5]。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文化治理是指多元主体协同通过文化建设作用于公共事务,为民众提供多项服务,增强民众的文化获得感,同时利用既有的文化传统引导民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进而达到善治的目的。

(二)关于乡村文化治理的研究

近年来,陆续有学者在乡村的场域内探讨文化治理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国家通过政治权利将主流意识形态嵌入至乡村文化之中,由此起到文化在乡村的治理作用。在这一观点的研究中,刘彦武(2017)从嵌入性理论入手,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变迁过程中嵌入进乡村文化,经历了拒斥、相持、融入、变化的过程,最终实现乡村文化和先进文化双向耦合。他指出,嵌入性是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发展的根本性特征,从嵌入到耦合的过程推动了乡村文化治理的演进。^[6]还有学者强调乡村文化权利网络的内在性和行政权力的外在性,提倡发挥文化的治理功能,并反思治理主体优化的问题。在这一观点的研究中,李佳(2018)认为,文化治理的概念突破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管理倾向和科层制范式的单向度权力结构,使文化成为乡村治理的关键因素,乡村治理的发展路径反映了文化权力网络的内在性及行政权力外部楔入的历程,提出应将文化嵌入到乡村治理系统中,发挥文化的社会整合与资源配置功能。^[7]金绍荣等(2018)认为,需要将优秀的农耕文化嵌入到乡村治理中,深度挖掘传统村规民约的现代价值,引导农民自觉参与乡村治理,提升乡村德治水平。^[8]韩鹏杰等(2017)认为,在行政主

导下,乡村文化治理形成了理念城市化、运作项目化、绩效任务化的现状,呈现出功利性、封闭性和技术性的特征,乡村文化系统出现了文化活动繁荣和规范意义衰败共存的现象,因此,需要以协同治理取代行政主导治理。^[9]还有学者着眼于乡村文化的衰落现状,探讨在社会变迁中改变文化治理模式来唤醒村民文化自觉的重要性。如吕宾等(2018)认为,在乡村社会变迁中,出现了农民价值观和文化追求改变、乡村文化衰落、乡村文化治理行政化、乡村文化教育弱化和缺失等现象,认为农民已然失去了文化自信,因此,需要通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开展文化教育活动、改变乡村文化治理模式等方式来唤醒农民的文化自觉。^[10]

(三)关于乡风文明的研究

乡村历来被认为是人们在现代洪流中可退守的精神故园和长养农耕文化的沃土,乡情和乡愁给人提供源源不断的现世温情。乡风直观似“虚”,细看则“实”,学者对乡风文明现状和问题做了基础性研究,主要表现为:基层带头人对乡风文明建设积极性不高;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缺乏长效激励机制^[11];婚丧寿庆活动盲目攀比,随礼名目繁多,人情消费持续攀升^[12];农村文化娱乐设施匮乏,方式单一,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农民道德水准滑坡,村民集体意识弱化;封建迷信现象、宗祖宗派势力有所抬头,邪教和非法传教活动值得关注等^[13]。目前,从部分基层组织涣散,到村民人生礼仪事项上的大操大办等,都不同程度反映了加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何处入手建设才能实现乡风文明,学者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建议。一是家规家训的普及。安勇(2018)认为,家规家训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起到了提升个人修养、规范家庭伦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可以利用家规家训的功能,增强农民的认同感和责任心,从而减少建设的社会成本。^[14]二是孝文化的教育。张文禄(2019)基于皖北地区的调研,提出孝文化是乡风文明的根,可以通过孝文化建设好家风,进而和谐邻里,形成淳朴乡风。^[15]三是乡土文化的熏陶。高维(2018)认为,乡土文化教育为乡风文明的发展根基,应建立健全乡土文化教育体系,培养乡土文化人才,促进青少年对乡土文化的认知,激发乡土文化认同和热爱家乡的情感,从而提升乡村文明程度。^[16]四是村规民约的制订。陈寒非(2017)基于对黔东南地区的实证考察,提出村规民约在移风易俗中能起到重要作用,要鼓励乡村精英在推进村规民约的落实中发挥作用。^[17]

五是党建的加强。胡云清(2018)认为,乡风文明建设需要通过党建来培育良好政治文化,通过党建夯实领导基础、凝聚合力、筑实保障,党建应当成为建设乡风文明的龙头。^[18]

既有研究中,学界从多个角度分别研究了文化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聚焦于二者的困境和解决之道,这为在乡村进入新时代寻找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提供了有益思路和切入点。但是,研究文化治理与乡风文明建设关系的文献还不充分,需要进一步厘清文化治理对乡风文明建设的价值和意义,探索如何利用文化治理促进乡村善治,从而达到乡风文明建设的目的。

二、文化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的关系

(一)文化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相辅相成

乡风文明建设呈现出两个维度:一是政府引导,开展各项教育活动,自上而下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利用政治话语权力建设乡村的公共文化,提供衡量民众行为的道德标准,从而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二是通过挖掘、传承、发展乡村优秀的传统文化,激活乡村本土的文化传统,提高民众的文化自信,引导乡村社区的居民自我教育、自我规训,从而养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即文明乡风。民众自我约束能力的提高是乡风文明的重要表现,因此,文明的乡风会反过来提高乡村文化治理的可达性和有效性,促进达到乡村善治。乡风文明建设的逻辑是通过乡村进行文化治理,达到对乡村文化灌输和村民文化自觉的目标,二者调试交融的过程就是乡风文明的建设过程。由此可见,文化治理是

实现乡风文明的手段,乡风文明是文化治理的目标和结果,乡风文明能进一步提高文化治理的效能。

(二)提升文化治理能力是实现乡风文明的重要途径

乡风文明建设应以能力建设为基础,既提高当权者的文化治理能力,又提高民众的文化自觉,即文化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内外结合,在促进治理能力提升的同时,将文化治理转化为文化主体的自觉行为^[19]。文化治理能力的提升十分重要,一方面,乡风的形成有个过程,仅仅靠行政的力量只能转其表却无法转其里,需要通过文化的柔性特质熏染,慢慢转化;另一方面,承载乡风的主体是乡村居民,文化治理最终要作用于村民才能引发乡风的变化。只有提升文化治理的能力,才能切实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并进一步激活当地人的主体性,提高文化意识和发展意识,实现村民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全面转型。

(三)乡风文明建设蕴含文化治理的内容

根据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2019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文件,笔者将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容进行总结和梳理,可以从中看出文化治理是乡风文明建设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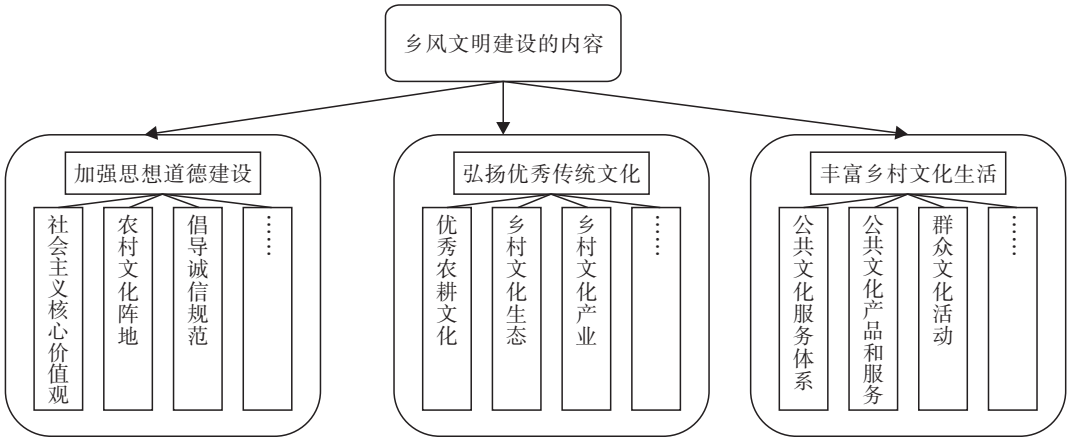


图1 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容

Fig. 1 The content of rural customs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一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首先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通过宣传教育、树立先进模范典型、公正文明执法和公共政策的价值导向,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和制度保障。

其次是巩固农村文化阵地,主要通过建设文化礼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评选文明村镇、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等方式,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发挥社区、学校等机构的教育作用,做好家风家训的传承工

作。最后是倡导诚信道德规范,主要是建立健全农村的信用体系,开展好媳妇、好儿女、好公婆、最美乡村教师、医生、村干部等评选表彰活动,树立道德模范,引导社会向好向善。

二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先是保护利用优秀农耕文化,既包含思想观念、人文精神、戏曲曲艺、民族文化、民间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形式,也包含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等物质文化遗产。其次是塑造乡村文化生态。主要通过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的建设,盘活地方文化资源;通过保护乡村建筑格局和文化特色,体现乡村风貌;通过引入文化工作者、志愿者、企业家等群体,丰富文化业态。最后是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包含乡村文化人才的培养、传统手工艺的振兴、传统节日和民间表演艺术的再现,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三是丰富乡村文化生活。首先是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包含建立健全图书馆、文化馆、综合性文化体育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推进数字广播电视户户通,提升农村电影和农家书屋效果,推动健身设施在农村的覆盖。其次是增加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包含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文化结对帮扶、文艺组织惠民演出、农村科普等。最后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包含挖掘本土文化人才、培训基层文化队伍、传承发展民间体育、开展节日民俗活动、支持文化志愿者的活动等。

(四)乡风文明建设的作用机理体现文化治理的逻辑

当下的乡村经历了城乡二元体制、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等历史过程,乡风在变迁中也经历了淡化、弱化,甚至恶化的过程,因此,当下的乡风文明建设是对乡风的向善引导和重塑。文明的乡风体现着乡村中私德与公德的风清气正,塑造乡风的过程亦是文化治理的过程,治理的主体是政府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客体是乡村的公共生活领域和部分私人生活领域,主体通过文化建设作用到客体,其基本作用机理如图2所示。乡风文明建设的工作首先作用在乡村的公共生活领域,着力改善乡村的文化环境、公共服务和生活体验,对村民进行规训、引导、教育,从而传导到私人生活领域中,对村民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产生影响。在私人生活领域中,各项文化、教育、表彰活动,都会激活乡村自有的文化细胞,会在村民中产生一部分文明榜样、文化能人和道德模范,直观地体现乡风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榜

样言传身教的力量又会重新作用到公共生活领域,成为村民学习效仿的标杆,如此循环往复,乡村的文化氛围由内而外、由表及里得到改变,乡风自然能够得到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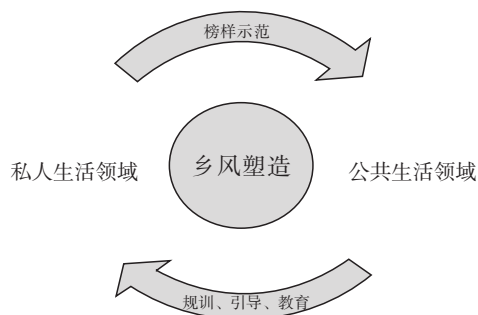


图2 乡风塑造过程

Fig. 2 The process of shaping rural customs

三、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文化治理困境

(一)文化治理重投入轻管理

近年来,国家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连年增长。如图3^①所示,从2013年到2017年,全国文化事业费支出从530.49亿元增长到855.8亿元,文化事业费总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也从0.38%提高到0.42%,文化事业费投入的增长对于广大乡村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目前,国家对乡村文化的投入主要集中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如文化广场、健身设施、书屋、公园等一次性的基建投入,但是缺乏文化人才培养、基础设施维护等方面的经费投入,因此,乡村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存在只管建设不管运转的现象。笔者在贵州多地的调查中发现,农民对文化站、农家书屋、健身设施这三种文化体育设施的使用率很低,即使偶尔有人使用,重复使用率同样很低。农家书屋的书大多锁在柜子里,无人翻阅,由此可以基本推断乡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实际使用情况并不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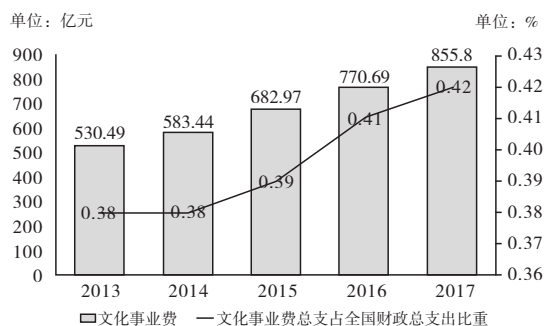


图3 全国文化事业费基本情况

Fig. 3 The state of cultural fun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统计年鉴2018[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279.

（二）乡村文化管理难成合力

我国现行的乡村文化管理分属多个部门,没有明确的牵头单位。在国家层面,乡村文化工作涉及多个部委。文化和旅游部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文化馆和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等工作;中宣部和中央文明办负责乡村意识形态建设,引领移风易俗工作,组织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等道德模范的评选,中宣部还负责牵头编制国家乡村振兴规划中的乡风文明建设规划;民政部负责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以及农村留守老人的关爱服务工作;农业农村部负责协调乡村产业的发展,指导农村精神文明和优秀农耕文化建设。这些部委里都有相应的司局涉及乡村文化事业。在省级层面,以浙江省为例,省民政厅负责指导养老、殡葬管理以及婚姻管理工作;省农业农村厅负责农村公共服务、社会事业、农耕文化传承和保护等工作;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基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省文物局负责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以及传统村落的保护等工作。在乡镇层面,以浙江省平湖市林埭镇为例,文化站归入综合服务中心,乡村文化管理并未被纳入农业农村办公室的议事日程。由此可见,从国家到地方,乡村文化治理的

权责颇为分散,缺乏总体牵头负责的机构^[20],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投入^[21],难以形成合力。

（三）村民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内生动力不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对乡风文明的影响十分重要,需要在文化治理过程中充分挖掘、传承、发展。随着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均衡,乡村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以寻求个人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其中还有大部分乡村的文化精英。这部分人口的流失使乡村中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民俗等文化内容的人越来越少。此外,随着城乡融合进程越来越深入,部分地区村民集体生活中互帮互助的现象越来越少了,人们更重视小家庭的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村民愈发显得原子化^[22]。与此同时,乡村缺乏自我组织管理的内生性社会组织,村民组织化程度越来越低,乡村文化赖以生存的亲缘和地缘关系存在着消解的危险。

（四）缺乏完善的评估机制

乡风文明程度是评价文化治理效果的重要表现,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评估指标体系,能够反映地方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情况,但是目前而言,乡风文明建设尚未建立完善的评估机制。

表 1 国家及部分地方乡村振兴规划乡风文明评价指标

Tab. 1 Evaluation indices of rural style and civilization in national and some local plan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国家	广东省	湖北省	浙江省	山东省
1	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	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	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	500人以上村农村文化礼堂覆盖率	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
2	县级及以上文明村和文明乡镇占比	县级及以上文明村和文明乡镇占比	县级及以上文明村占比	县级及以上文明村镇占比	县级及以上文明村镇达标率
3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比例	农村初中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比例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比例	农村地区所在县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4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节地生态安葬率
5		常住人口规模4000人以上的行政村举办规范化普惠性幼儿园比例		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完成率	
6				农村幼儿园比例	

如表1^①所示,根据国家乡村振兴规划和广东省、湖北省、浙江省、山东省的乡村振兴规划内容,可以看到评价乡风文明建设的指标以国家乡村振兴规划为标准,各省根据具体情况有细微差异,指标主要集中于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县级及以上

文明村镇占比、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比例、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这四个方面,前三者反映乡村社会在文化公共服务、精神文明建设、教育水平等方面的文明程度,最后一项反映村民文化生活状况。这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

① 国家层面的指标来源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广东省的指标来源于《广东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湖北省的指标来源于《湖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浙江省的指标来源于《浙江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山东省的指标来源于《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映乡风文明建设的情况,但是也存在着指标单一、体系不完全的问题,缺乏文化设施使用频率、文化活动满足人们需要程度、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情况、群众文化组织状况、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情况、移风易俗程度等评价指标,缺乏阶段性的评估反馈机制,基层具体落实的时候难以找到有效的切入点。从评估主体来说,现有规划中并未明确提出建立乡风文明评估小组及其人员构成问题,责任主体并未落实。

四、文化如何治理才能达到乡风文明

(一)明确乡风文明建设的牵头部门

要让乡风文明的各项建设任务落到实处,让文化治理更加有效,必须有效整合各方面的管理力量,形成合力。乡风文明建设涉及多个部门,根据三定方案,各个部门都有其相应的管理职能和分工要求,必须明确乡风文明建设的职责,不能让乡村留下建设的死角,只有这些部门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实现乡风文明建设的目标。在国家层面必须明确一个牵头部门,由宣传部门(或文明办)或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共同讨

论各个部门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方面能做什么,将有关职能进行有效的整合。在联席会议的成员单位磨合一段时间以后,再讨论各有关部门应该做什么。这样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在省、市、县也可以参考建立,便于统一协调和管理。

(二)构建基层协同治理机制

协同治理是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共建、协调互动以达成善治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需要完善文化治理体系,促进政府、基层组织、村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各自的效能。如图4所示,政府在文化治理中起着主导作用,需要为其他治理主体搭建平台、提供支持资金等;基层组织应发挥自治功能,充分组织、动员村民,反映村民的真实文化需求意愿;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参与文化治理,还应大力培育乡土内生型文化组织,如戏曲队、篮球队等,吸引更多的村民参与到文化活动中。多主体的协同治理最终作用到村民本身,激发村民的主体性,培养村民的自我文化治理能力,将被动参与转换为主动出力,形成充满生机的文化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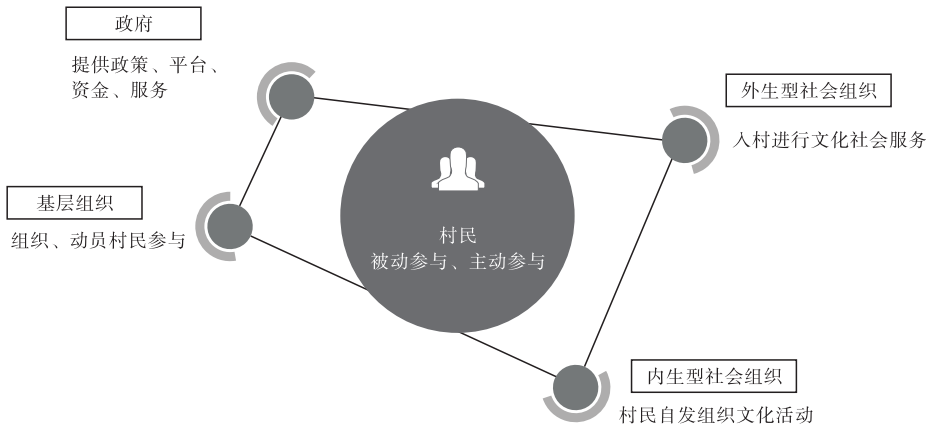


图4 文化治理协同治理机制

Fig. 4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cultural governance

(三)培育乡土文化人才

乡土文化人才是本土的文化精英,是乡村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更是养成乡村文化氛围、形成文明乡风的主力。应加大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投入力度,建立专项基金,重点培养民间艺人、文化能人、文化中心户等文化骨干^[23];加强专业培训,培养一批青年乡土文化传承者,做好传帮带的工作,保证乡土文化传承“不断流”,形成良好的乡土文化人才储备机制;同时,搭建乡土文化人才的展示平台,增加文艺汇演、诗词书画等展演活动,引导乡土文化的市场化运作,增加乡土文化人才的收入,增强传承文化的积极性,稳固乡土文化的“文脉”与“人脉”。

(四)实行地方差异化建设

根据国家乡村振兴规划的安排,乡村主要分为规模较大的集聚提升类村庄、位于城市近郊的城郊融合类村庄、极具文化传统的特色保护类村庄、不适宜生存的搬迁撤并类村庄。乡风文明建设应结合区域发展情况和不同乡村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因素,分类推进,实行差异化发展,尤其将支持经费向前三类村庄集中。在注重不同乡村发展阶段的同时,还应充分尊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乡村存在的文化差异。充分挖掘本土的特色文化,以乡镇为单位,对本地发展的历史、农业生产生活、民风民俗等文化传统进行调查收集,编撰乡志、村志,充分展现地方的传统习惯、民俗风情、神话传说等内

涵,在此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的要求,提升乡村文化的
精神内涵,创新传承与发展的方式,最大限度保护乡
村的文化特质、历史文脉、民族风情^[24]。

(五)完善评估机制

乡风文明评估指标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一是
建立评估小组。在现有体制下抽调宣传部门、文明
办以及民政、文化、农业农村等单位的同志组建乡
风文明建设评估小组,明确评估的牵头单位以及评估
实操的工作机制、流程等内容。二是建立完善的评
估指标体系。评估指标要软硬兼备,不仅要考虑基
础设施建设情况,还应考虑文化场馆和体育设施的
使用频率、村民参与程度、村民对乡村两级公共文
化服务满意程度等软性指标。此外,指标体系应统
筹考虑乡风文明建设的多个层面,如农村思想道德
建设、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移
风易俗行动等内容,结合乡村工作实际,设置具体
可操作、可对照的指标,把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
结合起来,建立阶段性自评与第三方评估的机制,
及时查漏补缺,提高评估的效能。

参 考 文 献

- [1] 董欢.乡风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J].兰州
学刊,2007(3):75—78.
- [2] 王前.理解“文化治理”:理论渊源与概念流变[J].云
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6):20—25.
- [3] 吴理财.文化治理的三张面孔[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58—68.
- [4] 吴理财,解胜利.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
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9(1):16—23.
- [5] 廖胜华.文化治理分析的政策视角[J].学术研究,2015
(5):39—43.
- [6] 刘彦武.从嵌入到耦合: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治理嬗变
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17(10):5—13.
- [7] 李佳.乡村的文化治理策略[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18,37(4):103—106.
- [8] 金绍荣,张应良.优秀农耕文化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图
景、困境与路径[J].探索,2018(4):150—156.
- [9] 韩鹏云,张钟杰.乡村文化发展的治理困局及破解之道
[J].长白学刊,2017(4):142—150.
- [10] 吕宾,俞睿.乡村文化自信培养困境与路径选择[J].学
习论坛,2018(4):66—73.
- [11] 郑雪艳.关于灵台县加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J].智库时代,2019(32):120—130.
- [12] 刘永格.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J].人民法治,
2018(23):106—107.
- [13] 赵增彦.当前经济欠发达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存在的突
出问题及对策建议[J].前沿,2010(13):116—120.
- [14] 安勇.浅析家规家训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作用[J].经
济研究导刊,2018(17):25—27.
- [15] 张文禄.传统孝文化与乡风文明建设论析——以皖北
为例[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9(4):24—28.
- [16] 高维.乡土文化教育:乡风文明发展根基[J].教育研
究,2018(7):87—89.
- [17] 陈寒非.风俗与法律:村规民约促进移风易俗的方式
与逻辑[J].学术交流,2017(5):108—117.
- [18] 胡云清.乡风文明建设要舞好党建“龙头”[J].当代
党员,2018(22):33—34.
- [19] 梁伟军,谢若扬.能力贫困视阈下的扶贫移民可持续脱
贫能力建设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9(4):105—114.
- [20] 龙文军.试论我国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深层障碍
[J].南方农村,2006(4):10—14.
- [21] 张莹,龙文军,刘洋.农村社会文化问题研究综述[J].
农业经济问题,2017(4):102—108.
- [22] 丘为君.从“群性”到“个性”的价值转换——新文化运
动知识分子批判传统家庭制度的历史意义[J].中国文
化研究,2019(2):61—77.
- [23] 王华斌.乡土文化传承:价值、约束因素及提升思路
[J].理论探索,2013(2):12—14.
- [24] 龙文军.用文化振兴保证乡村繁荣中不失本色[J].农
村工作通讯,2018(15):1.

(责任编辑:蒋萍)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stoms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overnance

WANG Jia-xing, LONG Wen-jun

(Research Center for Rural Econom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one of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customs civiliz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rural construction.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rural customs civilization, and cultural management is a means to realize rural customs civilization,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internal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r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anagemen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logical relationship, problems in rural customs civilization and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possible solu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civilization of rural customs is an overall requirement for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atmosphere of the countryside. It needs to gradually promote cultural education, and change behaviors from inside to outside. Fundamentally speaking, this is a rural cultural management problem. Cultural governance involves diversified subjects in public affairs through cultural construction, provides multiple services for the public, and enhances the public sense of cultural acquisition. Meanwhile, they use existing cultural traditions to guide the public to self-education and self-management, so as to achieve good management. The civilization of rural customs is the goal and result of cultural management, improving cultural guidance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rural customs civilization. Rural customs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ontains the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the mechanism of rur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lso reflects the logic of cultural management.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stoms civilization, such as negligence of management, the difficulty in forming synergy in rural cultural management, the lack of internal power of villagers as the main body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the lack of perfect evaluation mechanism.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policy, such as clarifying the leading depart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stoms civilization, constructing the mechanism of grassroot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ultivating local cultural talents, implemen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differentiation, and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rural area; cultural management; rural customs civilization; policy; Suggestions